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六十九回 杜雍課讀侍妾調奸 秦昌賠罪丫環喪命

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，見寫的筆法雄健，字體適媚，不由的連聲贊道：「好書法，好書法！」又往儒者臉上一望，見他雖然窮苦，頗含秀氣，而且氣度不凡，不由的慈悲心一動，便叫儒者將字放下，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，梳洗淨面，款待齋飯。儒者聽了，深深一揖，隨著和尚後面去了。北俠道：「我見此人，頗頗有些正氣，決非假冒斯文。」靜修道：「正是。老僧方才看他骨格清奇，更非久居人下之客。」說罷，復又下棋。

剛然終局，只見進來一人，年約四旬以外。和尚卻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，連忙讓坐，道：「施主何來？這等高興。」秦員外道：「無事不敢擅造寶刹，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，特來懇求吾師測一個字。」

靜修起初不肯，後來推辭不掉，只得說道：「既如此，這倒容易。員外就說一個字，待老僧測測看。說的是了，員外別喜歡；說的不是了，員外也別惱。」秦昌道：「君子問禍不問福。方才吾師說『容易』，就是這個『容』字吧。」靜修寫出來，端詳了多時，道：「此字無偏無奇，卻是個端正字體。按字意說來，『有容德乃大』，『無欺心自安』。員外作事光明，毫無欺心，這是好處。然凡事須有涵容，不可急躁，未免急則生變，與事就不相宜了。員外以後總要涵容，遇事存在心裡，管保轉禍為福。老僧為何說這個話呢？只因此字拆開看，有些不妙。員外請看，此字若拆開看，是個穴下有人口。若要涵容，惟恐人口不利。這也是老僧妄說，員外體要見怪。」員外道：「多承吾師指教，焉有見怪之理。」

說話間，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。見靜修將字測完，方立起身來，把對聯拉開一看，連聲誇贊：「好字，好字！這是吾師的大筆麼？」靜修道：「老僧如何寫的來。這是方才一儒者賣的。」秦昌道：「此人姓名誰？現在何處？」靜修道：「現在後面。他原是求資助的，並未問他姓名。」秦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個寒儒了。我為小兒，屢欲延師訓誨，未得其人。如今既有儒者，吾師何不代為聘請，豈不兩便麼？」靜修笑道：「延師之道，理宜恭敬，不可因他是寒士，便藐視於他。似如此草率，非待讀書人之禮。」秦昌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吾師責備的甚是。但弟子惟恐錯過機會，不得其人，故此覺得草率了。」連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速速到家，將衣衫帽靴取來，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。」靜修見他延師心盛，只得將儒者請來。誰知儒者到了後面，用熱水洗去塵垢，更覺滿面光華，秀色可餐。秦昌一見，歡喜非常，連忙延至上座，自己在下面相陪。

原來此人姓杜名雍，是個飽學儒流，一生性氣剛直，又是個落落寡合之人。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。杜雍卻甚願意，秦昌樂不可言。少時家童將衣衫帽靴取來，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。杜雍卻不推辭，將通身換了，更覺落落大方。秦昌別了靜修北俠，便與杜雍同行。出了山門，秦昌便要墜鐙，杜雍不肯，謙讓多時，二人乘馬，來到莊前下馬。家童引路，來到書房，獻茶已畢，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。

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，年方一歲。安人鄭氏，三旬以外年紀。有一妾，名叫碧蟾。丫環僕婦不少。其中有個大丫環名叫彩鳳，服侍鄭氏的；小丫環名叫彩霞，服侍碧蟾的。外面有執事四人：進寶、進財、進祿、進喜。秦昌雖然四旬年紀，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，年已七旬。算來人丁也有三四口。家道饒餘。員外因一生未能讀書，深以為憾，故此為國璧諄諄延師，也為改換門庭之意。

自拜了先生之後，一切肴撰，甚是精美。秦昌雖未讀過書，卻深知敬先生，也就難為他。往往有那不讀書的人，以為先生的飯食隨便俱可，漫不經心的很多。那似這秦員外拿著先生當天神敬的一般。每逢自己討取帳目之時，便囑咐鄭氏安人，先生飯食要緊，不可草率，務要小心。即或安人不得暇，就叫彩鳳照料，習以為常。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。一日，員外又去討帳，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丫頭，先生處務要留神，好好款待。員外去後，彩鳳照料了飯食，叫人送到書房。碧蟾也便悄悄隨到書房，在窗外偷看，見先生眉清目秀，三旬年紀，儒雅之甚，不看則已，看了時邪心頓起。

也是活該有事。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，帶他去探親。碧蟾聽了此信，暗道：「許他們給先生做菜，難道我就不許麼？」便親手做了幾樣菜，用個小盒盛了，叫小丫頭彩霞送到書房。不多時，回來了。他便問：「先生做什麼呢？」彩霞道：「在那裡看書呢。」碧蟾道：「說什麼沒有？」丫環道：「他說：『往日俱是家童送飯，今日為何你來？快回去吧！』將盒放在那裡，我就回來了。」碧蟾暗道：「奇怪！為何不吃呢？」便叫彩霞看了屋子，他就三步兩步來到書房，撕破窗紙，往裡窺看，見盒子依然未動。他便輕輕咳嗽。杜先生聽了，抬頭看時，見窗上撕了一個窟窿，有人往裡偷看，卻是年輕婦女，連忙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窗外答道：「你猜是誰？」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不雅，忙說道：「這是書房，還不退了！」窗外答道：「諒你也猜不著。我告訴你，我比安人小，比丫環大。今日因員外出門，家下無人，特來相會。」先生聽了，發話道：「不要嘮叨，快迴避了！」外面說道：「你為何如此不知趣？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。這裡有表記送你。」杜雍聽了，頓時紫漲面皮，氣往上沖，嚷道：「滿口胡說！再不退，我就要喊叫起來。」一壁嚷，一壁拍案大叫。正在憤怒，忽見窗外影兒不見了，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，暗想道：「這是何說！可惜秦公待我這番光景，竟被這賤人帶累壞了。我須得便點醒他，庶不負他待我之知遇。」

你道碧蟾為何退了？原來他聽見員外回來，故此急忙退去。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，便來到書房，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裡，也不為禮。回頭見那邊放著一個小小元盒，裡面酒菜極精，紋絲兒沒動。剛要坐下問話，見地下黃澄澄一物，連忙毛腰撿起，卻是婦女戴的戒指。一聲兒沒言語，轉身出了書房。仔細一看，卻是安人之物，不由的氣沖霄漢，直奔臥室去了。

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？正是碧蟾隔窗拋去的表記。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，不但沒看見，連聽見也沒有。秦昌來到臥室之內，見鄭氏與乳母正在敘話，不容分說，開口大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幹的好事！」乳母不知為何，連忙上前解勸，彩鳳也上來攔阻。鄭氏安人看此光景，不知是那葫蘆藥。秦昌坐在椅上，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叫你款待先生，不過是飲饜精心。誰叫你跑到書房，叫先生瞧不起我，連理也不理。這還有個閨範麼？」安人道：「那個上書房來？是誰說的？」秦昌道：「現有對證。」便把戒指一扔，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，連忙說道：「此物雖是我的。卻是兩個，一個留著自戴，一個賞了碧蟾了。」秦昌聽畢，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。

不多時，只見碧蟾披頭散髮，彩鳳哭哭啼啼，一同來見員外。一個說：「彩鳳偷了我的戒指，去到書房，陷害於我。」一個說：「我何嘗到姨娘屋內。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，如今反來訛我。」兩個你言我語，分爭不休。秦昌反倒不得主意，竟自分解不清。自己卻後悔，不該不分青紅皂白，把安人辱罵一頓，忒莽撞了。倒是鄭氏有主意，將彩鳳嚇唬住了，叫乳母把碧蟾勸回屋內。

秦昌不能分析此事，坐在那裡發呆，生暗氣。少時，乳母過來，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，此事須如此如此，方能明白。乳母道：「此計甚妙。如此行來，也可試出先生心地如何了。」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，秦昌深以為是。

到了晚間，天到二鼓之後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。只見裡面尚有燈光，杜雍業已安歇。乳母叩門，道：「先生睡了麼？」杜雍答道：「睡了。做什麼？」乳母道：「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。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，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裡面，有話說。」杜雍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！白日在窗外聒絮了多時，怪道他說比安人小，比丫環大，原來是個姨娘。你回去告訴他，若要如此的鬧法，我是要辭館的了。豈有此理呀，豈有此理！」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，便把白氏一拉，他二人抽身回到臥室。秦昌道：「再也不消說了，也不用再往下問。這『比安人小，比丫環大』一語，卻是碧蟾賤人無疑了。我還留他何用！若不及早殺卻他，難去心頭之火。」乳母道：「凡事不可急躁。你若將他殺死，一來人命關天，二來醜聲傳揚，反為不美。」員外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呢？」乳母道：「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空房之內，或將他餓死，或將他囚死，也就完事了。」秦昌深以為是。次日黎明，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拾出了三間空房，就把碧蟾鎖禁，吩咐不准給他飯食，要將他活活餓死。

不知碧蟾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